



米娅  
著


枕边的  
波西米亚  
*Within reach  
of the bohemia*

横穿岁月与灵魂的腹地，从三毛笔下的撒哈拉到神秘的波西米亚之心  
追随卡夫卡滞重的尘角，触摸米兰昆德拉魂牵梦绕的红色屋顶  
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份神秘而风情异域的经历，都是夜风翻过的布拉格

波西米亚本是一种情调，而书中所记述的却是真正的生活——它是灰色的，并不总是华丽光鲜。作者并没有媚俗，这和受过布拉格滋养的哈谢克、卡夫卡、昆德拉等作家所做的一样。

——作家卢一萍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*Within reach of the bohemia*

米娅 / 著

枕边的波西米亚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枕边的波西米亚 / 米娅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3.9  
(彼岸花)  
ISBN 978-7-5317-3149-8  
I. ①枕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3203号

#### 枕边的波西米亚

Zhenbian De Boximiya

作者 / 米娅

出品人 / 宋玉成

责任编辑 / 安璐 陈路露

封面设计 / 韩冰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印刷 /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网址 / [www.bfwy.com](http://www.bfwy.com)

地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8号

邮编 / 150010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开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 / 150千

印张 / 9

版次 / 2014年3月第1版

印次 /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5317-3149-8

定价 / 29.80元

CONTENTS

目录

-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· 黑眼睛的尤兰塔 | 001 |
| · 波西米亚少女  | 021 |
| · 洛可可的楼   | 038 |
| · 莉莉安啊莉莉安 | 055 |
| · 亲爱的老梅吉  | 074 |
| · 伊斯坦布尔之夜 | 092 |
| · 楼管太太的黄昏 | 108 |
| · 暂别伏尔塔瓦  | 128 |

· 加利西亚的劳拉	145
· 当丹妮莎遇见克里斯蒂	164
· 克鲁姆洛夫的猫	182
· 梦旅人	200
· 复苏的灵魂	218
· 三区的墓地	238
· 谋杀索菲亚	257

## 黑眼睛的 尤兰塔

时隔两年，再次想到我的黑眼睛的尤兰塔，是在回国的夜间班机上。

凌晨三点半，已经晚点三十多分钟了！

我的位置在机舱最右边靠窗的角落。坐定很久了，随身行李也已安置好，只剩下心急火燎的等待。广播已经通报了三四遍，可是引擎巨大的轰鸣声严重扰乱了我的听觉。凭猜测也能知道，无非是航班推迟的惯用借口。什么天气状况不稳定啦，跑道堵塞啊，交通指挥故障啊，或者就是目的地上空乌云不散，电闪雷鸣之类的啊……

我隔几秒钟就盯着手表看，足足看了十几二十遍。可是飞机就像是被镶在了地表一般仍然纹丝不动，而秒针不顾一切地向前奔，然后是分针，最后连时针的微微颤动我都看得一清二

楚。我焦急地向窗子外望，机翼巨大的翅影遮住了四分之三的视线，剩下的四分之一，全然被湮没在了茫茫黑夜之中。

乘客们开始小声抱怨，骚动的人群中夹杂着令人耳聩的唏嘘声，躁郁越来越明显。有人在过道上不安地踱步，有人开始卸行李，说要下飞机等候。可是大部分乘客依旧手足无措地坐在位子上，小声议论着什么。

“他妈的！每次都延误！什么破航班！他妈的！”是一句英语，但带着浓重的斯拉夫味儿。

顿时，小声咒骂的人群倒像是被充足了底气，一瞬间，危机四伏的传唤铃声络绎不绝地响起来。

担心的事情终是发生了！

这样的延误事件已经不是一两次了，所以才会有此预感。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，恐惧与担心来自于迷惘或未知的将来！

为了回家过年，我早早地向学校请了周假，落实了居留，提前三个月预定了土耳其航空的航班。因为没有从布拉格直飞的航线，所以中间还要换航两次。一拖延，倒机的时间就不够啦！这么一想，我更担心啦！难不成我要被扔在伊斯坦布尔一整晚吗？在冰冷陌生的大街上？看着那些裹着一身黑，鬼影般的伊斯兰女人？还要拖着三十公斤重的行李！我越来越

着急，完全没兴致享受这番热闹景象了。广播里传来苟延残喘般微弱的通知，却被鼎沸的人声无情地压了下去。

就在闹得最欢的时候，飞机竟然动了起来！大家也不急着抱怨了，都争相往窗外望，以便确定。

余火还未燃尽，就看到一个女孩托着超大的背包出现在了舱口。她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汗津津的脸庞，穿着旧牛仔裤和一件厚呢子大衣，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。她一边点头一边马不停蹄地朝里走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，好像是在道歉！

还没等我反应，她就“咚”的一声跌进了我旁边的座椅里，动作极大，我的座位跟着一颤！

“抱歉，真的很抱歉！”她大口大口喘着气，一边将行李往座位底下塞，根本没顾上看我。

我没好气地“嗯哼”了一声，没接话。“原来延时这么久的潜在因素不是技术性的，不是自然性的，只是因为小小的你的迟到？”当然，这句话我没说出口。

“是因为上班飞机延误！上一个城市在下雪！”她这才安静下来，着手解大衣的纽扣。

这种感觉似曾相识，我顿时生了兴头。“那太巧了！上



一回我从中国回捷克，在阿姆斯特丹倒机，结果也是因为晚点没赶上，飞机上的人足足等了我二十多分钟！我登机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神都齐刷刷地向我行注目礼！当时我还觉得特别光荣呢！”

“哈哈！”她大笑了几声，那种紧张与陌生完全被吹散了。她的笑声很好听，湿润，干脆，一尘不染。我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我心存的芥蒂已经完全消失了。

“我叫尤兰塔，来自波兰！我在英国上学！正逢假期去其他国家看看！”说着，她伸出了手掌……

我愣了一下，这一下足足有四五秒之久。她也来自波兰，在英国读大学？她也叫尤兰塔，有着黑眼睛红头发？

她将打开的手掌冲我挥了挥。我瞬间醒过来，意识到这样盯着别人的脸看是多么不礼貌。“对不起！”我悻悻地收回目光，连忙小声道歉。

她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“好啦，这个没关系的！现在轮到你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！”

“我叫克里斯蒂，中国人，在布拉格读大学，现在赶回家过年……”我用极不标准的波兰语，装模作样地作了一番华丽的自我介绍，也没管人家听不听得懂。

这个尤兰塔一下子起了兴趣，一个劲儿地问我，怎么会说波兰语。

于是，我决定把我的那个“尤兰塔”讲给她听。

深夜的机场，人们不是在排队过安检就是靠在座椅上小睡。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往巴士站走，脚步疲乏到不行。按照学校网页上提供的路线，我没怎么花心思便站在了学生宿舍楼下。是一栋东欧式的老建筑，矮矮三层，灰色的斑驳墙皮就像被雨水浸湿了的旧书。从这个角度向上望，整个楼面没留下一扇透着亮光的窗户，估计大家都已经睡熟了。

我走上台阶，把脸贴在巨大的玻璃门前向里望。悬在大厅顶部的六盏白炽灯，只有两盏还亮着；角落里的几台自动咖啡机已经下班了；还有一位看门的老太太，她正披着大围巾，蜷在沙发一角打瞌睡。我注意到她的短发，是明亮的青紫色。

我借着微弱的白光找到镶在墙壁上的门铃，有好几个按钮，我也闹不清应该是哪一个，于是挑了唯一的红色键按下去。与此同时，那个老太太在我的余光中惊醒了。她睡眼惺忪地向我望，我挥了挥手，她皱着眉头站在那里不动，嘴里嘟嘟囔囔的，好像是生气了。我又将行李朝她能看见的地方挪了

挪，她这才理了理头上的那团紫火，在沙发里侧的墙角找到另一只拖鞋，然后拿起钥匙来开门。

我来到窗口，将预订房间的文件拿给她。她看都没看就朝我嘟噜嘟噜地说起话来，一边还用力摆着双手。等到她说完，我才使劲儿摇头说自己听不懂。于是她指了指我身后的卷闸门——原来办事处已经下班了！我用英语问她是不是今晚不能入住了，她撇了撇嘴，将双手向外一摊。这下我可急坏了，又是掏钱又是摆护照的，瞎忙活了好久可就是没办法沟通！

直到一个红头发，身着白长裙的女孩从旋转阶梯上缓缓滑下来。她赤着脚，抱着一大捆衣服，看起来是要用洗衣间。老太太不情不愿地将钥匙递给她，抬脚往屋里去。我赶紧向她求救，用英语说明了我的意图，于是她用捷克语添油加醋地帮我跟老太太交涉了一番。

“登记处已经下班了，明早十点开门。她同意你先入住，不过要把护照复印件留下。”她笑着解释给我听。

“可以的！”我一边说一边把准备好的复印件往外掏。

“今晚你可以住在我的隔壁，单人间。等明天登记处开门了再投资料！”

我高兴地不得了，拉着她的袖口道谢。“你等我，我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就出来！”她干净地转身，裙摆划出了好看的弧线。紫头发把钥匙递给了我，还厉声叮嘱了几句。大概就是要我小心，不要弄丢，不然要高价赔偿之类的。

我们一起将沉重的行李搬上楼，一直送进里屋。房间很小，二十平不到的样子。只陈列着一张桌子，一张床和门角枣红色的立式衣柜，储物架钉在墙壁上，好在遮挡阳光的是我喜欢的百叶窗。

“这个套间里一共有六个小房间，目前除我们之外还有两个人分别来自罗马尼亚和乌克兰。卫生间、厨房和浴室是共用的。走道尽头是一个大露台，可是从我住进来就没见开过！还有，煤气灶和冰箱也是共用的。”她说着就开门往外走。“对了，我住你左边，我叫尤兰塔！”

“我叫克里斯蒂！”话音还没来得及落下，门就被碰上了。

我没有力气洗漱，也没有入睡的过程，栽进枕头里就开始做梦了。

第二天早上醒得很早，先是沿着走道在屋里转了一圈。每

一扇门都被之前或当下的住宿者画上了小小的标记，有贴着澳大利亚的考拉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，加拿大的枫叶旗，或者用小刀刻下“我爱巴西”……只有尤兰塔的门上贴着一张红头发女孩的手绘画。指针一到十点我就飞奔下楼去登记，卷闸门已经被高高挂起了。管理员是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年女人。

“新来的？打算住多久？”她问，声音细细的却也冷冰。

“暂时住到下次缴款前。”

“这样的地段，这样的套房，这么便宜的价格，只住到下次缴款前？”她又问。

这里的地段确实不错，走五分钟就是布拉格城堡。游客多，景色繁华，交通也很方便，最重要的是，上课从来不迟到，就算是晚几分钟，也可以打幌子，说是游客太多，电车下山不准点啦！

“可能还会住久一些吧，到时候再说！”我搪塞着。她没再说什么。

然后我签了住房合同，得到一张证明和一根短到不行的网线。

初来乍到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并没有我想象的频繁。

罗马尼亚的女孩我只见过一次。是在我洗澡的时候，她突然间门也不敲地闯进来，说是自己的浴液忘在这里了。我将塑料瓶从浴缸一角捡起来递给她，她还不走。我也不能安心洗澡啦，就透过浴帘缝隙向外望，她竟然正将瓶子举在镜前灯下查看浴液有没有减少！我的自尊一下就膨胀啦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无端猜忌吗？

“我没有碰它！我甚至没注意到它！”我大声说道，掺杂着哗啦啦的水声。

她什么都没说，径直走了出去。我暗下决心不再和她有任何瓜葛！说来也奇怪，套间那么小，可从那之后我们再没碰过几次面。

至于那个乌克兰的女学生，我是一次都没有见到过。听说她住在走廊尽头靠露台的那个房间，好几个夜深人静的凌晨，我都听到细跟高跟鞋朝那个方向移动的清脆声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宿舍。两只亮红色大行李箱摆在套房门口，我换了衣服再出来看，它们已经不在那儿了。

从那以后，深夜里我再也没听到过任何细高跟的声响……套间里就此剩下了我们三个。

短短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放在冰箱里的食物总是不翼而飞——香肠莫名其妙被切去一半，六只一盒的鸡蛋，过一夜就只剩四只，完整的一颗卷心菜一圈一圈瘦得飞快，还有牛奶、土豆、生姜……

一定是那个罗马尼亚人干的！不然她怎么会疑神疑鬼我用了她的沐浴液？一定是她！毫无疑问！后来丢得越来越多，我差点去踹她的房门，幸亏被尤兰塔及时制止了。

“住宿舍就是有这个问题，知道就好啦！大家还是要相处的啊！你也偶尔偷偷她的食物也就平衡啦！”

基于此，我更不愿意搭理她了！于是我净买些土豆、西红柿什么的便宜货，就算被偷也没多大的损失！

虽然尤兰塔与我仅仅一墙之隔，我们却也没有过多的交流。可能是因为上课时间不同，出入规律存在差异。我只知道她的名字，仅此而已。

直到有一天，晚上，入睡之前。我去开冰箱，发现下午刚买的一大桶酸奶连桶带奶一起消失了。我知道又是那个罗马尼亚女孩干的，于是去找尤兰塔，想跟她商量商量对策。伸手敲她的门，却发现门没有闭严。我先是好奇地偷偷向里望，结果大吃一惊——她正仰在座椅上，翘着脚看电影，手里端着我的

大酸奶桶！

终于爆发了！我二话没说推开大门，木头吱吱作响。她望着我，整个人都僵住啦！

“一直是你偷吃是不是啊？”我指着酸奶大声质问！

她才将半截勺子从嘴里取出来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实在是太饿啦！对不起啊！”她向我道歉，就快要哭出来啦！

我气得一个英文单词都想不起来了！于是一直盯着她的眼睛看，她的眼睛是黑色的！红色的头发，白皙的皮肤，瞳孔竟然是黑色的！欧洲人也会有黑眼睛啊！看到和我一样颜色的瞳孔，我竟然瞬间就消气了。

我从厨房又拿来一个长把勺子，拉她坐在地板上，继续挖剩下的那少半桶酸奶……

“不如去浴室吧！那里有电暖器，坐在地板上可舒服啦！”看我情绪缓和了不少，她立刻提议道。

于是，我们往浴室转移。除了酸奶，她还端来盛姜茶的小锅，两只瓷杯子和一个小糖罐。

“你喝，你喝！我给里面撒了一点点糖和胡椒呢！”她边说边把杯子往我嘴边送。

“胡椒？这还怎么喝啊！辣死了！”我凑上去闻了闻。



“不辣的，你尝尝！一个印度的朋友教我的。冬天喝几口就暖和了！本来还要放茴香、肉桂之类的，我怕味道太重了！”

我喝了一口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！又接着喝了几口，热流从脚底下开始注满全身。“真好喝！姜放得不多，胡椒也刚刚好，一点也不呛！茶用的是哪一种啊？一定要水果茶吗？”

她开始支吾，头也低下去了。“茶……茶就是放在壁橱里的那一小盒啊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同时反应过来了：“那不是我买的吗？是画着草莓的那盒吗？”

“嗯。”声音不深不浅的。就像是等候着我的发落。

“好啦好啦！不追究啦！反正我也在喝嘛！”我摆摆手，将暖气调低了一个挡。

“我来自波兰。波兰很不起眼的，你们东方人可能只知道华沙吧！可是我不来自华沙，我来自一个和斯洛伐克接壤的小镇子。我们那里很美的，到处都是山，春夏放眼望去一片绿色，到了冬天是沧桑到死的黑灰色。”她描述着，语调里满是自由与骄傲！

我重新煮了一锅茶，然后坐回来继续听她讲。